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

〔下〕

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

**The History of
Nine Frontier Fortification
in the Great Wall Region of
Ming Dynasty**
A Study on System of
the Great W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Frontier Thesis

赵现海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 (下)

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

**The History of
Nine Frontier Fortification
in the Great Wall Region of
Ming Dynasty**

A Study on System of
the Great W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Frontier Thesis

赵现海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 全 2 册: 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赵现海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3877-1

I. ①明… II. ①赵… III. ①长城-军事制度-军事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9697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 (上、下册)

——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

著 者 / 赵现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于占杰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师军革 杨楠

责任印制 / 岳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877-1

定 价 / 168.00 元 (上、下册)

印 张 / 51.25

字 数 / 80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上 册 ·

导 论	“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	1
一	“中国边疆假说”释义	1
二	“长城制度史”释义	15
三	中国古代“军镇”释义	21
四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标志、内涵与地位	38
第一章	明初“复宋”明流下的幽云旧疆与太行山关隘防御 体系	46
绪 论		46
第一节	元末明初“复宋”明流与洪武初年明朝北疆止于 幽云旧疆	47
第二节	近世时期太行山地缘政治与洪武初年战略定位	58
第三节	岭北之役失利与太行山关隘防御体系构建	66
小 结		78

第二章 洪武中后期“核心边疆”异质分层化与“口外”

阴山烽堡攻防体系·····	80
绪 论·····	80
第一节 洪武中期太行山边防重心东移与北平关隘防御 体系发展·····	81
第二节 洪武中晚期明军内核心边疆东端经略与长白山 关隘防御体系·····	87
第三节 洪武后期核心边疆东部大宁攻防体系之构建与 太行山关隘防御体系裁撤·····	95
第四节 洪武晚期外核心边疆东部经营与“口外”阴山 烽堡攻防体系·····	102
第五节 洪武晚期核心边疆东部军事农牧社会与开平的 中心地位·····	108
第六节 明初外核心边疆西部东胜卫经营与黄河东西 防御·····	117
小 结·····	124

第三章 明初“袭元”暗流与北疆九王守边制度····· 126

绪 论·····	126
第一节 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与元代宗王出镇制度 对明初分封的影响·····	127
第二节 地方军事权 ——明初诸王与元代宗王的核心权力·····	134
第三节 明初诸王统兵制度与北疆二元军事体制确立 ·····	143
第四节 在华夏脉络中寻求分封合法性 ——明初分封的标榜周制、附会汉制·····	150
小 结·····	156

第四章 明代九边长城镇守总兵制度起源、“职官化”与 权力制约	158
绪 论	158
第一节 中国古代“便宜行事”权力内涵与特征	160
第二节 元代总兵制度起源与明朝建国前“印剑总兵”	167
第三节 明朝建国后“便宜行事”内涵缩小与武将职权 分割	172
第四节 明前期北疆军镇总兵制度确立与“行都督府” 性质	179
第五节 明中后期九边长城军镇总兵序列形成与“职 官化”	196
第六节 从“旗牌”到“尚方剑”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总兵权力变迁	202
第七节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总兵权力制约方式与南明 军镇“藩镇化”	226
小 结	232
第五章 十五世纪前后亚洲内陆地缘政治与西北边疆甘肃、 宁夏二镇最早建立	234
绪 论	234
第一节 洪武前期亚洲内陆东部势力平衡格局与明朝在 甘肃的失而复得	234
第二节 洪建之际西北边疆由差缓至焦点之转变与甘肃 镇初步建立	243
第三节 明代甘肃镇制度与疆域变迁	252
第四节 十五世纪初防御帖木儿帝国二道防线与宁夏镇 建立	263
第五节 明中后期“甘宁走廊”失控与宁夏镇疆域变迁	270
小 结	279

第六章 明前期核心边疆同质一体防御化与宣大二镇长城

防御体系	281
绪 论	281
第一节 永乐年间蒙古高原政治变迁与明朝核心边疆	
防线内徙	282
第二节 明前期宣府、大同军镇建立与最初所辖地域	291
第三节 永乐时期核心边疆同质一体防御化与“关外”	
长城防御体系兴起	302
第四节 仁宣时期镇守总兵制度之确立与关外长城防御	
体系之南移	318
第五节 宣德时期宣大长城防御体系及其与火器普遍结合	326
第六节 明中后期宣府、大同二镇疆域变迁与明末柳沟、	
阳和二镇析分	336
小 结	346

第七章 明中期辽东镇“边墙”始修与蓟州镇“战术长城”

防御体系	348
绪 论	348
第一节 明前期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与辽东镇海陆边防	
内涵	349
第二节 正统时期辽东边墙始修与捐弃辽河套之影响	355
第三节 明中后期辽东边墙续修与辽东镇分河而治	363
第四节 晚明辽东镇析分与辽东湾宁远、东江二镇长城	
防御体系	369
第五节 明中前期蓟州镇关防镇守总兵制度与长城防御	
体系	375
第六节 明后期蓟州镇总兵官权力变化与“砖木空墩”、	
“空心砖台”、“战术长城”	384
小 结	391

· 下 册 ·

第八章 河套防御“弱点”与明中期延绥镇弃地守墙长城

防御模式	393
绪 论	393
第一节 中国古代河套地缘政治变迁与明前期“弱点” 特征	394
第二节 明前期陕北地区差缓地位与军事经营	403
第三节 明中期蒙古由“阴山走廊”进入河套与延绥镇 移建榆林	409
第四节 成化年间明军“搜套”战争与维持内核心边疆 防线最初尝试	419
第五节 “内政优先边防”观念与延绥镇“弃地守墙” 长城防御模式	429
小 结	443

第九章 明中后期蒙古驻套与陕西、山西、临洮三镇内长城

防御体系	445
绪 论	445
第一节 六盘山地理与陕西镇关防镇守总兵制度建立	446
第二节 明代青藏高原经略与洮水流域临洮镇短暂设置	457
第三节 山西镇关防镇守总兵制度与太行山后内长城防御 体系	468
小 结	479

第十章 明后期东北亚海陆地缘政治与十七镇长城防御体系

绪 论	480
第一节 明后期京后长城防御体系与昌平、密云、蓟州、 宣府之析分	481

第二节	明后期蓟州势重分化与蓟州、永平、山海、遵化、通州五镇长城防御体系	493
第三节	明后期太行山前四镇与“西关”内长城防御体系	503
第四节	晚明东北亚海陆地缘政治变迁与渤海湾四镇防御体系	518
小 结		533
第十一章	明代九边长城镇守太监“外官化”与“三堂共政”军政体制	535
绪 论		535
第一节	明前期北疆镇守太监制度形成与军镇“内外相制”模式	540
第二节	明中后期九边长城镇守太监制度推广与军镇三方鼎立格局	547
第三节	明末九边长城镇守太监复设与“总督化”	556
第四节	“监军”与“特务” ——北疆镇守太监基本角色与职掌	562
第五节	明代九边长城镇守太监“外官化”与职权范围	570
第六节	明代九边长城镇守太监管理词讼、民政权力	578
第七节	明代九边长城镇守太监军事权力	588
第八节	明代九边长城镇守太监属兵	598
第九节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三堂共政”军政体制内涵	612
第十节	明代北边镇守太监历史地位 ——从与唐宋地方宦官对比角度出发	629
小 结		633
第十二章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巡抚“军事化”与“以文制武”模式	636
绪 论		636

第一节	明前期布按系统、御史系统与地方军队	639
第二节	土木之变前北疆地区文职种类与职权趋同	647
第三节	土木之变后文官外巡使职“合流”与巡抚制度 形成	658
第四节	明中期九边长城军镇巡抚设置与职权	666
第五节	明后期九边长城军镇巡抚“军事化”与文官军事 体系建立	686
小 结		698
 第十三章	 明中后期九边长城总督制度与“一门两院三堂” 军政体制	 700
绪 论		700
第一节	土木之变前后北疆军镇文官提督制度产生与裁革	701
第二节	明中后期河套战争与陕西三边总督制度	708
第三节	明中后期北京东部防御一体化与蓟辽保定总督	716
第四节	明中后期京师西部防御一体化与宣大山西三边 总督建立	719
第五节	明中后期九边长城总督职权与“一门两院三堂” 军政体制	727
第六节	晚明九边长城军政资源整合与经略、督师、提督 九边名目	736
小 结		743
 结 论		 745
 参考文献		 765
 后 记		 787

第八章

河套防御“弱点”与明中期延绥镇 弃地守墙长城防御模式

绪 论

明前期核心边疆连续内徙，尤其土木之变后，明朝彻底失去了除大马群山南部即宣府镇之外的外核心边疆。蒙古军队基本控制了绝大部分外核心边疆地带，从而具备了不断进攻明朝内核心边疆之地理、经济条件，在明蒙长期战争中占据了上风。尽管如此，由于正统前后明朝在河套以东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促使蒙古军队一时难于进入，这也鲜明地反映了明代“东北边疆时代”特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蒙古从而西进明军防御薄弱地带。首当其冲者，便是处于中部边疆、西部边疆交界之地，明代防御薄弱之点，简称“弱点”之河套地区。蒙古军队占据河套，突破了明朝内核心边疆防线。为应对河套蒙古进攻，明朝首先在正面防线之陕北地区建立延绥镇，并围绕进攻河套或者弃套守墙两种边防策略发生巨大争执。表面看来这是一种防御形式分歧，其实质是维护内地安定为重，抑或恢复旧疆规模为重，亦即内政与边防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之问题。虽然直到嘉靖时期，明朝始正式放弃河套，确立第一种方案，在此过程中，仍不断有“搜套”、“复套”之举，但成化年间明朝“搜套”短暂成功之后，并未采取移民河套举动，而是实施修墙榆林方案，从而显示“内政优先边防”这一中原王朝古老政治观念，在明中期边疆经略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

榆林边墙修筑之初并非政治边界，但其修筑之后，相应促使明朝河套防御重心南移，并最终成为延绥镇与河套蒙古政治界限，成为了“弃地守墙”防御模式典型个案。不仅如此，榆林边墙修筑之后起到了保障内地安全的直接效果，从而成为西北边疆模仿之对象，“弃地守墙”模式成为明中后期西北内核心边疆普遍防御模式。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政治观念作用之结果，但实质却是明朝在丧失绝大部分外核心边疆后，由于在地理、经济上处于劣势，在蒙古军队压力之下，不得不开始陆续放弃处于差缓地带之西部内核心边疆部分地区，从而进一步彰显了明代“东北边疆时代”特征。

第一节 中国古代河套地缘政治变迁与明前期 “弱点”特征

河套古称“河南地”，秦蒙恬驱逐匈奴、移民屯垦，名为“新秦中”。此后两千年来成为汉族王朝、北族政权反复争夺、拉锯之地，经济方式、行政建置屡有变化，地名屡易。明朝占领河套后，不仅未设置行政机构，并且驱逐套人、空置其地，使该地在明前期很少见诸记载，亦无“河套”之名。郝志成、白音查干指出“河套”之名始见于景泰五年（1454）。^①但检核明代文献，正统时期已出现“河套”：“备御榆林庄陕西都指挥王永等奏：‘累年黄河冻消，将西安等卫发来，备冬官军放回。今闻达贼在河套，逼近府谷等处，恐探知无备，窃来犯边，乞暂留守哨。’从之。”^②

“河套”得名由来，在于其地理形状。清代地理学家梁份在《秦边纪略》中指出：“河套本中国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筑河套榆林之长城，弃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③是以黄河、长城圈围之套形作为“河套”得名原因。这一概念成为清中前期普遍流行说法，但清末河套概念又呈现忽略长城倾向。咸丰时期何丙勋在为杨江《河套图考》著序时，仅以

① 郝志成、白音查干：《论河套地域及其概念的演变》，《河套文化》2006年第11期。

②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55页。

③ （清）梁份：《秦边纪略》卷六《河套》，台北：广文书局，1974，第453页。

黄河“几”字形作为河套得名之来源。“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①这一变化是时人鉴于清末陕蒙边界纠纷而模糊处理的结果。明清易代之后，榆林长城已非战区，陕北民众多跨越长城、越界耕种，形成所谓“伙盘地”。伙盘地沿榆林长城外侧渐次推广，从而造成陕蒙划界纠纷。伊克昭盟主张将长城以外皆划归蒙地，陕西省对此强烈反对。这一争执至清末已颇为严峻。当时供职于陕北之何丙勋对此敏感问题颇为知悉，故在界定河套时，隐去长城，以免生嫌隙。民国后期，陕蒙划界既已确定，对历史上河套疆界之讨论无复忌讳，时人对河套之界定，遂再次以长城为界。如伊志称：“古无河套之名。自明筑长城，东起黄甫川，西抵宁夏花马池，弃长城以北三面环河之地于外，遂以河套名之。”^②张维华亦称：“至于其地范围，古时亦无定准，及至明之中叶，于陕北之地，起筑长城，东起黄甫川，西至宁夏，以遏套虏，于是河套与内地之界限，划分始清。”^③

关于河套范围，《明宪宗实录》最早记载了东西始至：“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④嘉靖年间魏焕辑《皇明九边考》记述了河套南北距离：“河套东西长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长一千余里，左右减半。榆林外套皆汉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⑤明末成书之兵书《武备志》在南北距离上与《皇明九边考》有些不同：“河套即秦所取河南地也。东至偏头关，西至宁夏，三面阻河，南临边，东西凡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⑥明末地理著作《广志绎》则估算了河套周长与围径：“起宁夏至黄甫川，黄河北绕二千五百里即南，自（黄甫）川至定边亦一

①（清）杨江：《河套图考·序》（何丙勋），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425页。

②伊志：《明代“弃套”始末》，《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7期。

③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5期。

④（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一二一，成化九年冬十月壬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2338页。

⑤（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卷七《榆林镇·边夷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齐鲁书社，1996，第304~305页。

⑥（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七《镇戍·延缓》，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年间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第287页。

千三百里,以围径求之,当得纵横各一千二百里余。”^① 清初顾炎武区分了河套不同区域南北里数:“河套东接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相距二千里,而遥南则限以边墙,北滨黄河。远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② 由于顾炎武在清代学术中重要地位,清人关于河套范围之记述,大体皆踵述其说。^③ 近人张维华也继承顾炎武之说,从近代地理变迁、行政区划角度,界定了河套四至范围:“大抵当时河套范围所及,东至山西河曲,西至宁夏,东南二千余里;南自榆林边墙,北抵黄河故道,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十里;总计而积,周回曰五千余里。”^④ 但在南北里数上,误将“二三百里”讹为“二三十里”。所谓“黄河故道”,则指清道光年间黄河于河套北界河段改“北流”而为“南流”,形成今日河道,张维华于是加以申明。

民国时期河套概念一方面延续了明清时期之界定,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界上,逐渐产生了另一更为流行说法。郝志成、白音查干指出民国时期形成开发河套热潮,开发之处并不限于黄河以内,而是跨越黄河,涉及银川平原、长城以南与河东地区,时人开始泛泛地将黄河、长城内外广阔之地皆纳入河套范围,于是形成“前套”(今鄂尔多斯市)、“后套”(今包头);“东套”(今鄂尔多斯市)、“西套”(银川平原)之说,^⑤ 河套所辖地域由此扩展甚广。当代河套概念,亦延续此一脉络。《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河套定义是:“黄河在甘、宁、内蒙古、陕、晋5省区形成了马蹄形大弯曲,这一大弯曲的北部,亦即白于山(陕北以北)、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芦芽山(晋西北)以西的地区称为河套。”^⑥ 按此界定,当代河套包

①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第52页。

② (清)顾炎武:《肇域志·陕西九·河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21~123页。

③ (清)谭吉璠:(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附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乾隆增补本,齐鲁书社,1996,第79页。(清)丁锡奎修,(清)白翰章纂(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杂志·河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二十五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0,第288~289页。

④ 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5期。

⑤ 蒙思明:《河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5期;郝志成、白音查干:《论河套地域及其概念的演变》,《河套文化》2006年第11期。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第181页。

括明代河套、榆林镇、宁夏镇部分地区、山西镇部分地区，已远超明清河套旧域。部分学者尚从自身学科与研究出发，对河套概念又有不同程度发挥，如孙周勇《河套地区史前考古学史初步研究》进一步将河套范围扩展至冀西北。^①

虽然民国以来河套概念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伴随经济开发，传统地理、行政观念随之变化与整合，具有现代认识合理意义，但却不能以之取代古代河套概念，否则便是以今证古，造成理解错位。胡凡从当代河套概念出发，虽亦得出洪武时期河套便为“空虚之地”结论，但仍指出东胜、宁夏、延安皆属河套防御体系。^②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亦从当代河套概念出发，虽对明初东胜、宁夏、陕西、山西之军事经略颇多考证，得出洪武时期明朝围绕河套精心布置结论。此种研究由于考察对象之错挪，并不符合明初河套真实面貌。

从地理位置而言，河套北依大青山，南凭黄土高原，东恃吕梁山脉，西据贺兰山脉，四周环山，黄河贯穿全境，为山河四塞、形势险要之地。从中国北疆格局而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经略规划虽多有不同，但沿天山山脉、合黎山脉、龙首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脉、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太白山脉之内外布置军事防线，却是历代保障内地之一贯举措。秦汉、隋朝、明朝长城防线，更是依托这一“天造山险”所建“以限华夷”军事边界。在这一北疆防线中，河套是唯一从整体上完全突出、暴露于整体防线之外的战略区域。虽然河套东、西、北三面皆依山为凭，但东北、西北却有两大缺口。尽管两处缺口在春夏季节有黄河巨浪阻隔，但秋冬冰川却为胡马之南下提供了畅通之路。

中古以前，西北长城内外广阔农业、畜牧业交界地带，为秦汉、隋唐王朝提供充足军粮与战马，汉民族尚可吸收西北民族之骑术，建都西北、经略内亚（Inner Asia），构建立足于西北广阔大陆之战略格局。在这一时期，河套作为汉民族进取内亚战略前哨与军事基地，发挥了突出作用。与

① 孙周勇：《河套地区史前考古学史初步研究》，《文博》2002年第6期。

② 胡凡：《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西南师范大学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此同时，蒙古草原西部先后崛起之匈奴、突厥及其他种族，在气候寒冷时期，先后趁中原王朝衰落之时，屡次经由河套南下。因此，在中古以前西北边疆时代，河套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争夺、拉锯的首要地带与重中之重。

但在“安史之乱”冲击之下，唐朝不得已从西北全面撤退，以应对叛乱之局。伴随寒冷期再次到来、河套沙漠化进程，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对于此地重视程度皆有不同程度下降，当地遂成介于农耕民族、草原民族之间的党项人控制地带。这一族群由于处于农田、草原之间，形成了兼营农牧之经济方式，从而适应了河套地理环境，利用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东北边疆地带时机，在河套一隅立稳脚跟，从而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夹缝之间存在近两百年。

但蒙元既已占据欧亚大陆肥沃农田与草原，对于经过西夏农业开发、已经呈现较为严重沙漠化之河套地区，不再具有浓厚兴趣。此外，蒙、夏交恶历史与成吉思汗墓地皆成为蒙元冷置河套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墓地藏于河套之可能性可能促使蒙元帝国有意遏制河套经济之开发。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未果，卒于六盘山后，便被秘密埋葬。按照蒙古“密葬”习俗，

元朝棺裹，用椁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觉暴露之患哉？^①

无论相传负责、目睹成吉思汗葬礼之人皆被全部屠杀之事是否属实，蒙古密葬习俗已使成吉思汗墓地在后世成为无法解开之谜。在众多成吉思汗墓地所在地推测中，河套吸引了最多的目光。清代便有成吉思汗葬于河套记载。“元太祖陵，在河套中间，不封不植，深埋于地下。葬后放马十万匹，使土平草长，了无痕迹，然后掣去之。”^② 当代历史、考古学者依据文献记

①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中华书局，1959，第60页。

② （清）冯一鹏：《塞外杂识》，丛书集成编，商务印书馆，1936，第8页。

载、考古发掘,指出成吉思汗死后,很有可能葬于距离死亡地六盘山较近之河套地区,其地点可能是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也可能是附近阿尔寨石窟,《蒙古秘史》《史集》《蒙兀儿史记》等所载成吉思汗藏地周围景观与其地形非常吻合。河套地区也长期流传成吉思汗葬于此地之传说。

无论成吉思汗是否葬于河套,成吉思汗陵已使河套成为蒙古祭祀成吉思汗最重要地区。在蒙古观念中,人死后灵魂会附着于驼毛之上,之后遗体便不再重要,可轻易处理。驼毛与死者衣冠放在一起所形成之衣冠冢,比遗体更为重要,是后人祭祀的对象。成吉思汗陵是成吉思汗衣冠冢所在,据称20世纪50年代打开银棺时,曾发现驼毛,并有棺中尚有遗骨之传说。自窝阔台汗后,蒙元帝国规定每年都在成吉思汗陵举行祭祀成吉思汗最高规格典礼——查干苏日可祭典。因此之故,河套在蒙古观念中,是祭祀成吉思汗圣地。值得注意的是,夹在中书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之间的河套地区,在有元一代,一直归忽必烈系黄金家族管理,属于皇族封地,^①既不大规模设置机构,^②也不推广农牧业,人口尤少,^③种种迹象皆表明蒙元帝国将河套视为祭祀甚至可能埋葬成吉思汗的圣地,为保持周边宁静,从而由皇族亲自管理,尽可能避免经济、政治建设。

可见,无论是由于夏、蒙之际河套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沙化缘故,还是作为祭祀,埋葬成吉思汗的圣地的原因,河套在蒙元时期皆成为经济、政治建设甚少甚至被遗忘之角落。这便使河套在数千年喧闹历史中,陡然进入一段寂静时光,并深刻影响了明前期对待河套之态度。

明初以来河套几无经营典型体现了明代“东北边疆时代”特征。军事

① 梁冰:《鄂尔多斯历史管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第107页。

② 周清澍认为元朝于河套设置察罕脑儿,充作驿站与牧场,其地位于今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古城(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卷》将察罕脑儿站标于红柳河中游,今靖边西北套内。《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标察罕城于乌审旗白城子(古城)。但从明实录记载来看,察罕脑儿实处宁夏之地,并不在河套之中。参见下文。

③ 周松指出察罕脑儿所辖四千户所有一万五千人(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第31页)。这一数字相对于数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之河套,显得十分渺小,将元代河套视为空旷无人,亦不为过。将其与西夏农牧甚为发达之历史相对比,其中巨大中断与反差令人寻味。